

楊啓祥詩文集

大埔縣文聯
大埔縣僑聯
合編

大埔县文联
大埔县侨联

合编

楊啓祥詩文集

一九九五年八月

杨启祥诗文集

主编：丘丹青

责任：张高徊 余耀南

编辑

封面：张遂群

题字

封面：张高徊

设计

准印证：

埔准印字第 051 号

承印单位：

梅县程江文用印刷厂

电话：(0753)2291026



杨启祥先生遗像

杨启祥先生简介

杨启祥先生，大埔县百侯镇人，生于 1909 年，卒于 1987 年。曾就读于汕头正始学校、商业学校和上海沪滨英文专科学校。早年参加革命，中年从教从商。解放后，任广东汉剧院编剧，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自创和与人合作的剧本有《百里奚认妻》、《林昭德》、《秦香莲》、《红书宝剑》、《齐王求将》、《梅江月》、《柏岭飞龙》。剧史研究专文有《广东汉剧考源》。格律诗现存百余首。对联积累几十副。退休后发挥余热，在家乡积极兴办公益事业，领头创立离退休干部职工联谊会，深受乡民敬重。

序

丘丹青

“临风得句夸君捷，乘兴谈诗让老先。”这是杨老给我的一首七律的颈联。上句是过奖，下句则是真实写照。杨老比我年长二十，论文学修养，论创作经验，论社会实践，对我来说，都是表表高标。我与他十载联系，如坐春风，忘年之交，真乃益友良师。今天有机会为先师收集整理遗作，得以探其锦篇绣卷，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

先师是广东汉剧院资格最老的编剧，也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的早期会员。在职期间，潜心于广东汉剧这一古老剧种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成果甚丰，精品尤著。《百里奚认妻》（与罗恒报合作）在剧院既是开基剧目又是保留剧目，对于先师既是成名之作又是传世之作。当年晋京上省驻汕，黄彝传、黄桂珠联璧合的演出，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田汉、夏衍、梅兰芳等艺术权威的观赏和赞誉。梅兰芳在一篇短文中对该剧的文采给了很高的评价，全文照引《叹沦落》以后说，这样精美的词不可随便改了。广大观众尤其汉剧迷和古典文学爱好者，对这高雅艺术，常常报以静领默受，这情境确乎激动同仁之心。先师素来淡于名利，不喜欢抛头露面，就是作品署名也总是把合作者推在前面。然而，一出《百里奚认妻》却把他的名

字自然地 and 广东汉剧、广东戏曲联系起来。在民族艺术之林，先师培植了这棵常青之树，其功绩当与剧史同辉！

如果说《百里奚认妻》可称为广东汉剧院整理传统剧目之先马的话，那么，《广东汉剧考源》则应是广东汉剧史研究之先河。先师潜心于剧目工作之外，还热衷于剧种源流的研究。六十年代初，受省戏曲研究部门和剧院领导的委托，担负起了广东汉剧考源重任。他穿州过府，走南闯北，查考了所有有关碑记，考察了许多皮黄系统剧种的异同，翻阅了浩繁的文献和大量零散杂记。经过反复求索，于1963年春写出了洋洋万言的《广东汉剧考源》。三十年代，为潮梅《外江戏》定名为“汉剧”的钱热储先生，首倡本剧种“创于汉口”之说。先师的专文以凿凿史料和徐徐分析，破天荒对此说提出质疑，并创立剧种“源于徽班”之论。当时剧院学术空气还不很浓，此论一出，上下不无震动，但人们惴惴之余，又无不对其科学精神敬佩有加。先河后海，“文革”后陆续有人涉足这一领域。汉乎？徽乎？众说纷纭，热热闹闹。学术空气之形成，先师前功，不可忘却。

先师精通韵律。但通观遗作，属于前期的诗作为数极少。据我印象，平素他只谈诗不作诗。诗，是一种易被误解甚至曲解的文字。在时兴“无限上纲”的年月，阅尽世态人情的他是绝不拿诗词“授人以柄”的。知心人莫不谅之以明哲保身，惜之以埋没才华。然而，这毕竟不是先师所愿。年青时，他曾是激进的革命者，失意后，解放的春风又吹绽了他的心花。虽屡经磨难，但胸中希望之火却尚未熄灭，心头理想之光也还在闪耀。因此，当76十月雄风一扫荡弥漫神州的妖氛毒雾，年届七旬退休乡居的他，便一反常态，欣然开启久闭的情感闸门，

让滚烫的诗情奔涌而出。以诗代言，宣扬民意，以诗代柬，传送心声，治世三年，吟笺上百。“偶尔倾囊辞滚滚”，这句称赞友人的诗句，拿来描绘他自己，那是再中肯不过的了。先师的诗，或高昂，或婉约，或激越，或幽默，或老辣，或清新，或浅显，或含蓄，都凝聚着对丑类的恨，浸透了对美好事物的爱。这些诗，从未发表于报刊，今集纳于此，料能引起邑人和文艺同仁的看重和鉴赏；因为它出乎心，表为艺，无卖弄，不招摇，是诗，朴实而斑斓的诗。

先师对世事惯于静观默察。惟其静观默察，方有他的旷志和达观。先师不是乐天派，却是乐观者。这在他对自己生命的态度上充分表现了出来。他知道自己患的是绝症，便嘱咐儿子把为他医治的钱捐献给侯南离退休干部职工联谊会；临终，还写了两副风趣而真诚的“自挽联”。

联之一曰：

不会唱，不会拉，混迹歌坛，瞎三话四，以无为有；
好作诗，好作曲，埋头书案，李万张千，借鬼做人。

联之二曰：

入世七九年，走南闯北，未成一事；
还乡十五载，对党对人，无负初心。

谨将这两副“自挽联”敬录于此，让它随诗文集传于遐迩而成为千古佳话。

1995年5月25日

忆杨启祥同志

梁素珍

1956年梅县艺光汉剧团和大埔民声汉剧团合并，成立了广东汉剧团（广东汉剧院的前身），我调到一团工作。新同仁相聚，上了年纪的启祥伯，给我的印象颇深。他个子不高，身材偏瘦，但很精神，言谈简朴而诙谐，很有学者风度。启祥伯在剧院任编剧。他饱读诗书，文史知识非常丰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经他整理的传统戏《百里奚认妻》，处处可见他的神来之笔。该剧高雅文静，广大观众爱看，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爱看，梅兰芳、田汉、夏衍等艺术权威也都赞赏不已。缘何如此“得宠”？我想除了黄桂珠、黄舜传二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精湛演唱外，“一剧之本”应是首要因素。笃实的剧情让你回忆人生，提取人生精义，剧中人“高官不忘糟糠妻、富贵不忘共枕人”的高尚情操，使人永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就是该剧的艺术引力和思想张力所在。《百里奚认妻》是剧院的看家戏之一。作为精品，它影响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教材，它培养了好几代演员，这在广东汉剧史上，确是辉煌的一页。

启祥伯常说自己老而残，其实，一伏案握笔，他就捷而健。剧院许多剧本，如《林昭德》、《秦香莲》、《红书宝剑》、《齐王求

将》等等，都经过他手。描写宋末程乡（即今梅县）人蔡梅庵追随文天祥勤王抗元的《梅江月》，是他独自创作。反映明末客家农民张珪在粤东揭竿而起反对王朝的《梅岭飞龙》，是他和省研究所专家郭秉箴合作。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创作功力，是可以写出许多有地方特色和艺术价值的历史剧目来的。但“文革”一来，一切灰飞烟灭。经过劫难，七十年代初，他带着满怀怅惘退休了，从此离别剧院回到大埔百侯老家，过乡居生活。

后来，华夏上空晴朗了，我们大家都格外怀念老人，而老人更是时刻维系着汉剧事业，关心着剧院各项艺术活动和同志们的生活。1977年间，他从报上得知我参加了广州中山纪念堂名流演唱会，十分高兴，立即挥笔写诗，诗云：“踏遍梅州复广州，中山堂内会名流。红颜白发开人代，檀板银箏啜玉喉。八亿舜尧除积秽，百年艺苑见春抽。老夫乡僻闻芳讯，邀得邻翁共举瓯。”诗一寄出，他又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一首，曰：“华岳巍巍耸碧空，苍生霖雨九州同。三年大治初收效，四化宏图奏首功。曾见万民歌畎亩，又传百粤会云龙。预知车驾荣归日，共把东湖作酒钟。”心热如火，情浓似酒，读了，令人激动不已。

八十年代初，剧院一团在湖寮演出，我和剧院领导专程到百侯启祥伯家看望他老人家。他虽年迈，但仍谈笑风生。言谈中，他衷心感谢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并一五一十地介绍他在家乡牵头创立回乡离退休人员联谊会，出钱开展文娱健身活动，身体力行移风易俗，桩桩善事，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乡民的赞誉。人逢盛世老还童，我们无不深受鼓舞，深表敬意。当

时，我们邀他同到湖寮戏院看了《血掌印》。看后，十分激动地说：“我看见了汉剧院的复兴和发展，舞台上三代同堂，生气盎然，台下观众踊跃，座无虚设，这情景真令人欢欣鼓舞。”回家后，便又乘兴写了两首诗。第一首，是对我的鼓励，我深深感激。第二首，是老人的感慨，他写道：“故旧年来多不闻，感君顾盼问殷勤。不因年迈伤残景，辜负恩深痛失群。高谊绵长流似水，浮生聚散幻如云。他时重见知难得，寂寞南楼又夕曛。”捧读这诗，一种不可名状的真情感染，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启祥伯仙逝多年了，现在由丘丹青同志主编的《杨启祥诗文集》即将付梓，我谨此回忆，对这位前辈剧作家，表示深深的缅怀和悼念。

1995年5月29日

缅怀杨启祥老先生

张遂群

忆昔岭南菊花天，
歌舞羊城乐管弦。
记得白云山边路，
难忘珠海岛上灯。
时叹霜鬓知自老，
恨不迟生二十年。
壮语豪言犹在耳，
惟留余恨读遗篇。

一九九五年夏日于五虎山麓

注：一九六五年秋中南区剧团汇演羊城，编导集中广州二沙岛编移优秀剧目。工作中杨老对年青后起教诲良多，获益匪浅，曾有诗句：“国事方兴人已老，恨不迟生二十年。”可见其对事业的雄心壮志与追求。

怀念会长杨启祥同志

杨茂轩

杨启祥同志是在六十年代末期，由广东汉剧院退休返乡定居的。他退休后我亦因故乡居，并共同发起组织百侯侯南离退休干部职工联谊会。联谊会成立后，会员近三百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曾受极左路线的苦，内心怀有一定的恩恩怨怨。启祥同志便为我会作了一副妙联曰：“冷后漂梅仍竞秀；劫余归燕更多情。”会员们看后，都产生“劫后余生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之感，普遍都更珍惜晚年能白首相聚的友情。联谊会成立三年，规模初具，有章程、有设备，栽花种草，美化环境，每日几十白首济济一堂，看书阅报，奕棋玩牌，品茗赏花，谈笑风生。启祥同志便作了一副八字联曰：“一堂白发；四季春风。”会员一到会，看了这楹联便将烦恼消散，心情舒畅，树立了幸福观。百侯有一座香火极盛的观音庙，他曾为庙门作过一副警联，令每日来求神问卜的善男信女警觉、悔改。其联曰：“不回头，谁替你救苦救难；能洗手，何须我大慈大悲。”人们无不赞妙。

侯南联谊会成立后，启祥同志被选当首任会长。在他的领导下，几年来在协助政府搞两个文明建设，贯彻华侨政策、移风易俗等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好些成绩。如发动华侨捐资建起数条水坭村道，沿河建栏杆，修缮街道，扩建学校，建设百侯影剧院等，他都出了不少心力。一九八七年他已达七九高龄，不幸染上咽喉癌，多方医治无效。他自知在世时间

已不长，当联谊会组织人员探病慰问他时，他牵着我的手说：“我看来已无希望了，我死后的挽联已拟好，请同我抄下。灵桌上的对联是：‘入世七九年，走南闯北，未成一事；返乡十五载，对党对人，无负初心。’孝堂的对联是：‘不会唱，不会拉，混迹歌坛，瞎三话四，以无为有；好作诗，好作曲，埋头书案，李万张千，借鬼做人。’”从他临危自作的挽联看，前联是一生的小结，后联是说明其搞编剧这一主要职业。启祥同志弥留之际还说：“现在国家号召丧事简办，以我的家庭情况看，我的亲属可能要为我大操大办，不行，我是联谊会会长，我会平日也号召会员婚丧事简办，我应首先响应。”他当即叫他的长子冠杰到床前叮嘱，丧事要简办，并要把准备办丧事的钱，拿出1000元给联谊会做基金。当时，其子冠杰先生便遵嘱照办了。不久又再送上500元给联谊会作经费，以酬父志。

杨启祥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情操高尚的长者，他的逝世使我会同人和文艺界人士深感悲痛。但，他的优良品质将垂范后人，人们将永远怀念他。杨启祥同志安息吧！

1995年6月20日于百侯

目 录

·戏文·

百里奚认妻	(1)
骂齐王	(14)

·专文·

广东汉剧考源	(16)
--------------	------

·格律诗·

寄丘丹青同志(二首)	(41)
寄陈葆祥同志(二首)	(42)
寒夜偶成	(42)
南国重来看牡丹	(43)
步松云叔原韵(二首)	(43)
再答松云叔用原韵(二首)	(44)
再寄丘丹青同志(五首)	(44)
寄管石璠吴伟忠两同志(二首)	(46)
卢铁同志新婚谨以致贺(二首)	(47)
悼著名演员黄彝传同志(五首)	(48)
喜得《毛选》第五卷	(49)
读《梅江报》所刊丹青新作	(50)

炊事	(50)
寄罗纯生同志	(51)
又寄陈葆祥同志	(51)
读丹青赠诗谨步原韵	(52)
江青哭林彪	(52)
七十自寿	(53)
步筠公原韵	(53)
七一生日	(54)
呈黄一清同志	(54)
闻郑建猷同志重长广东汉剧院(二首)	(55)
赠省人大代表梁素珍同志(二首)	(55)
寄梁素珍同志(二首)	(56)
有感寄饶乃谷同志(二首)	(57)
寄黄尚文同志	(57)
代柬呈陈葆祥丘丹青两同志	(58)
赠黄芹同志(二首)	(58)
呈陈晓帆老同志(二首)	(59)
中秋夜呈陈晓帆同志以博一笑(五首)	(59)
答刘兴集同志	(60)
寄刘兴集同志(五首)	(61)
寄何萍同志	(62)
步丹青原韵(三首)	(62)

奉和星洲茶阳会馆会长罗秋圃先生(二首)	(63)
呈田家炳乡老先生(三首)	(64)
家炳中学落成口占二律奉呈田庆文先生教正(二首) ...	(65)
和短笛山人	(65)
戏代赠某君	(66)
赠青少年	(66)
元旦广播	(67)
观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67)
阅报有感	(67)
小春感怀	(68)
惊蛰	(68)
送春	(68)
雨水	(69)
留春	(69)
芒种夏至	(69)
大暑	(70)
七夕	(70)
重阳	(70)
孤山双冢	(71)
重游神光山用签诗韵	(71)
登白云山	(72)
狮潭夜月	(72)